

從香港屯門到澳門炮台，看大灣區海防「銅關鐵鎖」

梅毅

「防海之制，謂之海防，則必宜防之於海。」

珠江口外，伶仃洋畔，今日粵港澳大灣區繁華的港口與林立的高樓背後，掩映着一段跨越千年的海防史詩。從唐代屯門軍鎮的烽火台，到清代澳門大炮台的鐵壁，這些散落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每一處礁石、每一座炮台，都曾是中華文明抵禦外侮、捍衛海疆的見證。它們以「銅關鐵鎖」之勢，構建起明清兩代海防體系的「銅關鐵壁」，更在歷史的浪潮中推動着海上絲綢之路的興盛與中西文明的交融。

自唐代起，香港屯門便是中國南疆海防的軍事重鎮。據《唐會要》記載：「（唐）開元二十四年正月（公元七三六年），廣州寶安縣新置屯門鎮，領兵二千人，以防海口。」屯門扼守珠江口與南海交通要衝，既是「廣州通海夷道」的必經之地，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當時，商船自東南亞、波斯灣遠道而來，需在屯門候風待汛，再經虎門溯江至廣州。詩人韓愈筆下「屯門雖雲高，亦映波濤沒」的壯闊景象，正是這一戰略要地的真實寫照。到了宋代，隨着海外貿易繁榮，屯門一帶的海防體系進一步強化。佛堂門設稅關，監管商賈；九龍、大嶼山駐兵，護衛鹽場，形成「以兵護商、以商養兵」的格局。南宋末年，宋帝趙昀、趙昀更曾避難九龍，屯門一度成為抗元的重要據點。此後的海防目標，已從先前單純的軍事防禦，延伸成為保障海上經濟命脈的重要衛所。

到了明代，隨着走私貿易的膨脹與殖民勢力的滲透，明廷不得不調整策略，海防體系迎來全面升級。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年），朝廷在東莞南頭設立南海衛，統轄千戶所、巡檢司等機構，屯門進一步升級為「全廣門戶」。至此，南海衛、海道副使、南頭參將三級軍事機構在此疊加，形成「衛所——巡檢司——水寨」的多層防禦體系。正德十六年（一五二一年），葡萄牙人試圖在屯門登陸，遭到了明朝

水師與屯門軍民的聯合抵抗。後來，廣東巡海道副使汪鋌以火攻戰術擊敗葡萄牙艦隊，成為近代中國抵禦西方殖民擴張的首場勝利，史稱「屯門海戰」。這場「屯門海戰」不僅彰顯了屯門的軍事價值，更揭示了嶺南海防從被動防禦向主動制海的轉型，催生了南頭古城（今深圳南頭）這一珠江口海防指揮中樞的設立。嘉靖年間，倭寇與海盜猖獗，明廷增設南頭參將，統率戰船八艘、烏艦二十艘，屯門成為中路海防的核心。萬曆年間，南頭水寨設立，下轄佛堂門、龍船灣等六處汛地，配備戰船一百一十二艘、兵員三千。這種「依山築壘、憑海列艦」的布局，使屯門成為抵禦倭寇與西方殖民者的第一道鐵閘。

清朝建立之後，延續並強化海防體系。康熙年間，清廷在屯門、東涌等地增築炮台，並以鐵鏈橫鎖虎門水道，構建「金鎖銅關」防線。東龍炮台（今香港東龍島）遺址出土的炮彈與槍彈，印證了清初抵禦海盜與殖民者的實戰需求。

十六世紀，隨着大航海時代的到來，葡萄

牙人以「晾晒貨物」之名登陸澳門。隨着葡萄牙人入居澳門，大灣區海防面臨新挑戰。一六二二年，荷蘭艦隊試圖奪取澳門，駐守大炮台的葡軍以火炮擊退進攻，此役成為澳門海防史上的轉折點。此後，澳門開始逐步修築炮台，形成「媽閣炮台」「東望洋炮台」等軍事設施。這一轉變的背後，彰顯出古代海防體系面對全球化衝擊的被動調整，也折射出明清海防從「拒敵於外」到「以夷制夷」的複雜博弈。

作為明清時期中國南部海防的「最後屏障」，澳門炮台群不僅抵禦過荷蘭、英國等西方列強，更在鴉片戰爭期間成為抵禦英軍的重要據點。尤為值得一提的是，澳門炮台不僅是軍事要塞，更是技術交流的窗口。明末清初，傳教士將歐洲鑄炮技術引入中國，虎門炮台群的部分前膛鑄鐵炮就源自澳門工匠精心製作。這種「以夷制夷」的策略，體現了古代中國在防禦中求開放、在碰撞中謀自強的智慧。

大灣區海防並非孤立的城池防禦，而是通過水陸協同、三地聯動的體系實現整體防控。從香港屯門的「山海聯防」到澳門炮台的「扼

港制海」，大灣區憑藉珠江口星羅棋布的島嶼（如大嶼山、東龍島）構建天然防線。明初衛所制下，南海衛、廣海衛互為犄角；清代則在東龍島設炮台，以鐵炮控扼航道。明代首創「海道副使」一職，集監察、軍事、外交於一身，駐南頭統籌防務；同時推行「以番治海」策略，將番民編為水軍，化解這個群體先前的「遇官捕魚，遇賊為寇」的隱患。清代更設「汛」「塘」等基層哨所，形成「總兵——參將——千總」的垂直指揮鏈。這種協同機制在近代也得到延續。十九世紀中葉，面對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虎門、澳門、香港等地的海防力量雖因清廷腐敗而遭受不斷地失敗，但這些防衛設施「前哨——縱深」防禦理念至今依舊具有啟示意義。

古代大灣區的海防建設，始終在「禦敵」與「通商」的張力中尋求平衡。明代南頭體制下，海道副使既統轄水師，又監管市舶貿易；清代雖厲行海禁，卻特許澳門作為對外窗口。這種「邊防禦、邊開放」的模式，使得珠江口成為中華文明與海洋文明對話的前沿。所有這些海防遺址，也承載着文化記憶。香港佛頭洲稅關遺址的宋代「貢賦遺通」石碑，赤灣左炮台旁的林則徐雕像，以及澳門大炮台改建的博物館，無不訴說着「向海圖強」的民族精神。近年，粵港澳三地推動「海防遺址國家文化公園」建設，試圖以歷史脈絡串聯散落的炮台與衛所，重塑大灣區文化認同。

千年海防，鑄就「銅關鐵鎖」；歷史縱深，滋養文化根脈。從屯門的唐代烽火到澳門的西洋炮台，大灣區的海防遺產不僅是石壘鐵炮的沉默陳列，更是中華民族經略海洋、守衛疆土的永恆見證。今日，當港珠澳大橋飛架三地，昔日「金鎖銅關」已化為文化紐帶，我們看到的不僅是歷史的回響，更是灣區協同發展的壯闊藍圖。這片海域的每一次潮起潮落，都在訴說一個真理：真正的銅關鐵鎖，從來不僅是炮台與鐵鏈，更是文明的血脈與創新的基因。



▲澳門大炮台。

七日談

（廣東篇）

誰說德國不「卷」



柏林漫言
余逾

以前一幫華人媽媽聚會時就經常感嘆「幸好小孩沒在亞洲讀書，太『卷』了」。有媽媽還補充道「豈止亞洲，英國美國都很『卷』了，還好德國的小孩讀書沒那麼大的競爭」。

真是這樣麼？德國完全不「卷」麼？

一月份是柏林一年一度的小升初招生考試，好幾位家裏有升學考試小孩的媽媽都推遲或者取消了回國過年的計劃，專心陪小孩參加考試。這個雖然冷卻陽光高照的冬日星期天，朋友帶着他十歲的兒子一大早就趕到了位於西柏林的一個中學考場。學校門口早已停滿了車，家長和小孩密密麻麻站滿了整條小街。朋友大致數了數，約有一百多個考生。今天的考卷包括德語、數學和邏輯智力題，一共一百四十道題，要求九十分鐘完成。

另一位媽媽也帶着兒子來到了東柏林的一個考場，這是東柏林幾所最好的中學舉辦的聯合招生考試。這位媽媽的大女兒就在其中一個中學就讀，兩年前參加的招生考試。但是那兩年考試的題目可能相對難一點，被學生和家長們紛紛寫信投訴。

柏林北邊勃蘭登堡州還有一所小有名氣的私立教會中學，每年會從三

百來個申請中招收二十五名學生。考生們會參加一個七十五分鐘的考試，試卷是包含了德語、數學和英語三科的混合試卷。然後會六人一組參加一個集體面試，結束後再是家長面試環節。私立學校雖然明面上不說，但比較明顯他們對學生家庭環境和父母職業是有偏好的。私立學校的經驗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家庭總體來說對教育都相對重視，小孩成績也不會太差，有的還會很優秀。

德國的私立學校規模小，師生比例高，他們的教學規劃策略也有所不同。比起公立學校規矩地按照統一計劃教學，在私立學校裏，五六年級會學的內容多一點，把七年級留出來給學生一個比較輕鬆的「過渡年」。所以七年級教學內容會少一點，給足學生時間去適應中學的教學方式和授課形式，再正式過渡到四年的中學生活。

看來哪裏都一樣，小升初是父母們逃不掉的「考驗」。從選學校到輔導小孩學習，補習準備考試，一樣沒落下。柏林還算好，據說德國南部巴伐利亞州慕尼黑比柏林更「卷」。父母們憂心忡忡，小孩們「沒心沒肺」。

只是呢，小升初的也都是十來歲的小孩，考完試就把書本拋在腦後，回家打遊戲去啦！看他們無憂無慮的背影，還是希望他們少一點壓力，享受輕鬆快樂的童年。



如是我見
李丹崖

氣，再經人工揉捻、烘焙，得天時地利人和，春茗則成。

春分後，清明前，採茶的山歌從這個山頭轉向那個山頭，雄性的春江號子，柔美的茶歌依依，聽得茶園裏的芽頭蠢蠢欲動，先是生出了嫩嫩的獨芽，而後是「一旗一槍」，槍是芽向天，旗是迎風擺，旗槍交錯，被纖纖玉指掐下來，是為採茶。脫離母體的茶芽，被竹篾背着，竹筐馱着，走向炒茶鍋，殺青以去其稚嫩，揉捻以塑其形態，輝鏘以烘焙增香，如是三番下來，徽茶則成了黃山毛峰、太平猴魁、六安瓜片，蘇茶則有了碧螺春，浙茶則有了西湖龍井，贛茶則有了廬山雲霧、浮梁玉綠，川茶則有了蒙頂甘露、竹葉青，豫茶則有了信陽毛尖……

俗語：貓有九條命。不知真假，但茶有兩條命則是千真萬確。

不同地域的綠茶，在春陽裏招搖過，被沸水沖泡過，每一粒茶都擁有二

春茗記

次生命，一次在茶園，一次在杯盞。琴棋書畫煙酒茶，茶雖是末位，卻少不得它。

先秦的嚼茶，芽葉入口，有口香糖兼茶的功效，類似於現如今的茶香口香糖。

唐時候煎茶，汲江水、雨水、泉水、井水、雪水煎茶的都有，要配風爐，若要高配，還有扇火的小廝，松下、月下、花下飲茶，坐酌冷冷水，看煎瑟瑟塵。好不風雅。只是綠茶恐怕不太適合煎。儘管這個時代綠茶出現了，但畢竟還是蒸青法，不甚成熟。

宋代的貴族搗茶，晴窗細乳戲分茶，茶粉透綠，喝出一份精緻。

舊時茶社的茶，每逢春日下來，大錫罐裝着，舊時沒有冰箱，只能放錫罐，或者放在可以防潮的地窖，茶客來飲來買，則取出來，速速封蓋。今時不同往日，冰箱冰櫃放着，哪怕是存上一年，滋味也不會差多少，據說還有一種技術是充氮保鮮，茶可以鎖鮮九成以上，一般的茶客是品飲不出來的。

大戶人家的小姐們，喜歡喝一些花香四溢的茶，比如茉莉花茶，推崇審製，一般至少也要三窨，九窨為佳品，男人們喝不慣，香得透骨。

莽漢們喝茶，大茶海裝着一罐，不管什麼茶，胡亂投上一把，茶半杯水半

杯，一喝就是一整天，次日再換，不講究不考究，卻少不得。

春花堪折直需折，春茗是堪採直需採，錯過一天，就是一天的長勢。茶嫩好，越是嫩就越是值錢，從來佳茗似佳人；中醫和老先生卻是越老越好，越老學養越足、知識越淵博，聲望名望威望也就越高。

在福建，參加過春日的祭拜茶祖儀式，亦稱「喊山祭茶」，茶人、茶農、非遺傳人等，沐浴更衣着華服，焚香拜過神農氏，開始喊山——「茶發芽嘍」，雖是直白，眾人拱手在嘴邊一喊，聲音接力一般，這個山頭傳到那個山頭，蔚為壯觀。

亦有祭拜茶聖陸羽的，一般要拿出去年存放的最好的茶，用春盤裝着，供奉於茶聖陸羽像前，焚香，頌《茶經》，感念茶聖賜予嘉茗，儀式感滿滿。

春茗，喝的是一口鮮，追求「頭彩」，頭彩的茶，可品飲，可賞玩，可鬥茶，拚的多半是顏值和鮮度。作為一名飲茶三十年的老茶客，我最喜的還是二採，或者乾脆是雨前茶，這時候的茶樣子上差一些，葉多了，芽少了，但只要工藝到位，滋味卻更足，花香更濃，用此季的山泉水沖泡，香徹肺腑，更加過癮。

只要在春中，皆有好茗生。

漫談安徽(下)



繽紛華夏
王環

我老家紹興前梅村古時是曬鹽場，有船運碼頭，算得上交通樞紐，走出去發達的人很多，據說當時牌坊鱗次櫛比，從村頭排到村尾，可惜後來被各種天災人禍砸爛銷毀沒了蹤跡，其他地方的牌坊命運也大抵如此，雖現在不少地方又恢復有牌坊街，但多新建。安徽的珍貴就在於保存下了完好的原件，除胡文光牌坊，還有中國唯一八腳牌坊許國大學士牌坊，績溪縣的尚書坊、節孝坊，等等，件件都是真跡。

安徽留下了工業化程度高的省份已少見的原汁原味原貌的老物件兒，留下了許多人孜孜以求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生活。

安徽是中華文明重要發祥地之一，

自始至終處在文明進步核心，有史前文明的和縣猿人遺址，有春秋時期的鐘離國，有明代登封橋、中江塔，有清代李鴻章府，有「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寒來暑往，秋收冬藏」的四大蒙學課本之《千字文》，有文房四寶之紙墨誕生地、主產地，有傳承數百年的徽劇，有中國四大古城之徽州……隨便走過安徽某個角落，就在穿越千年百年，時光在此一直流淌從未荒蕪，門楣上的家國、樑柱間的文脈從未間斷。當你走在沉積着年代的村落街巷，用步履翻閱歷史，用仰視撫摸每一片滄桑，不知不覺間，會肅然，會起敬，會不敢輕佻，會去品「人生碌碌，競短論長，卻不道枯榮有數，得失難量」。

內地人文歷史厚重的地方並不少，但能像安徽這樣把厚重不被打擾地留存下來的不多。油菜花到處都有，我們家門口也有，之所以一定要跑去安徽看，



▲安徽西遞村的三月天。作者攝

是想看沒有架滿電線、電線杆的花田，沒有水泥牆腳手架遮擋的村莊；想看可以把藍天遠山青綠極目到盡頭的寬廣的原野；想看活的古民居。

很多時候，很多事物不過是魚與熊掌間的選擇，可能會兩難，魚與熊掌並無好賴，選了這個就沒那個，那就不妨問問初來，哪個更適合自己。安徽按自己的節奏穩穩地過着自己的慢生活，用不徐不躁的煙火氣串起古往和今來，也好。



春雪潤鳴沙

三月二十六日，甘肅省敦煌市迎來降雪，鳴沙山月牙泉景區銀裝素裹，景色如畫。

新華社



市井萬象